

研 讀 人：吳 美 娜
書 名：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
作 者：高 平
出 版 社：大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 年 09 月
總 頁 數：388 頁
售 價：320 元
研讀日期：2015.07～2015.08

本書大意：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一書，講述的是六世達賴淒婉美麗的一生。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生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卒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在這世界上，僅停留了短短二十四年。從一個窮困喇嘛的兒子，到最為尊貴的活佛，身居清靜莊嚴的布達拉宮聖地，卻嚮往自由率性的凡間，種種奇妙又無奈的際遇，使他看到權勢鬥爭下人心的險惡、扭曲，也懂得了人世間真正的純樸、安寧，飽嘗了俗世的情愛的悲歡離合。他是活佛，也是溫柔的情人和出色的詩人，愛情被他寫成動人的詩歌，在藏漢各地代代流傳。

倉央嘉措，六世達賴。原名洛桑仁欽倉央嘉措，原籍西藏南部門隅地區。父名扎西丹增，出身於寧瑪派咒師世家。被第巴·桑結嘉措選為五世達賴靈童後，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藏歷九月從五世班禪羅桑益西受戒，同年十月於布達拉宮行坐床禮。拉藏汗滅桑結嘉措後，倉央嘉措被康熙帝以「耽於酒色，不守清規」為由廢黜，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解送北上，道經青海今納木措湖時中夜遁去，不知所終。

倉央嘉措是情憎和天縱英武的代言人。他曾化名為唐桑汪波，在布達拉宮外享受著愛情的甜蜜。但身份的矛盾又使他徘徊。《情癡大聖》中唐憎那句「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即出自其手。關於他，有很多惟美的愛情故事，他的《情歌》詩集，詞句優美，樸實生動，在民間廣為流傳歌誦。可以說，他是藏民心中唯一的神話。

我的心得：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本書曾獲亞洲周刊評選為年度十大小說，書籍是以評傳體小說的形式，展現了倉央嘉措充滿矛盾、痛苦，卻因為愛情的照耀，而華彩燦爛的一生。並且以其形式為中心，向讀者展示了當時西藏風雲變幻的政治情勢，以及哺育詩人成長的西藏民間文化的廣闊圖景。全書材料豐富、考證嚴謹、文字樸實流暢。學者的態度與作家的想像力，使得作品能夠完美的呈現。

倉央嘉措(1683 年 3 月 1 日—1706 年 11 月 15 日)，第六世達賴喇嘛，西藏著名詩人，法名：羅桑仁欽倉央嘉措，為歷代達賴喇嘛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早年生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藏曆十一繞迥之水豬年)，出生在藏南

門隅達旺納拉山下的宇松地區鄔堅嶺一信奉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的家庭，父親扎喜丹增，母親才旺拉莫。倉央嘉措的本籍是門巴。按照今日中國大陸的56個少數民族分類標準，倉央嘉措是唯一一位非藏族或蒙古族出身的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原名計美多吉協加袞欽，自幼隨母親勞動。

1683年，第五世達賴圓寂，第悉（攝政）桑結嘉措祕不發喪，私下尋找達賴的轉世。1685年，他找到倉央嘉措。1688年，確認他是達賴的轉世。倉央嘉措被帶到囊噶孜加以教導，拜第五世班禪額爾德尼為師，剃度受戒，取法名羅桑仁欽倉央嘉措。1696年，第悉宣布第五世達賴的死訊，1698年十月廿五，舉行坐床儀式，倉央嘉措正式成為第六世達賴。

達賴喇嘛生涯～第六世達賴生性浪漫，喜歡射箭勝於研讀佛經，他經常離開布達拉宮，到野外比賽射箭。他年輕時開始學習哲學、詩歌、歷算。

第六世達賴並不想出家為僧，很晚才接受沙彌戒。六世達賴的實權控制在桑結嘉措手中，桑結嘉措監督他學習《根本咒》、《秘訣》、《菩薩隨許法》、《生滿誠》等。1702年，第六世達賴將僧衣送還其師羅桑益西，捨戒還俗，格魯派三大寺及藏王固始汗之孫都要求他改變態度，出家受比丘戒，但是受到第六世達賴的拒絕。

傳說第六世達賴經常到拉薩的酒家妓院遊盪，在城中擁有許多的女友，並寫作許多浪漫情歌。這些說法，並不確實。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倉央嘉措寫了很多詩歌。後世翻譯的人，通常都認為這些詩歌是「情詩」，而倉央嘉措也落了個「情僧」的名號，還有部分觀點說倉央嘉措是在反抗那些清規戒律。不論是那種觀點，恐怕都有所缺漏。

廢黜與遁去～第六世達賴的第悉桑結嘉措與準噶爾盆地的西蒙古和碩特族結盟，想要反對清朝的統治，並驅逐拉藏汗。藏王拉藏汗與滿族結盟。

1696年，清朝軍隊在昭莫多一役痛擊準噶爾部。1705年，準噶爾部與清朝再度發生戰爭，拉藏汗進攻拉薩，罷免了第悉桑結嘉措。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6月28日，拉藏汗殺桑結嘉措後，密奏康熙皇帝，說倉央嘉措是假達賴，決定廢黜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此舉激怒了拉薩的僧侶，他們在哲蚌寺齊集保護倉央嘉措。然而，當拉藏汗的部隊炮轟哲蚌寺時，為阻止喇嘛們的慘重傷亡，倉央嘉措選擇自願受縛。之後，押解至北京。按官方資料記載，倉央嘉措於同年11月15日北上途中死於青海湖附近公噶瑙爾。

另一說，倉央嘉措在押解途中逃脫，曾現身藏東南，後前往藏南、拉薩、蒙古，並在蒙古阿拉善隱居直至1746年去世。

文學創作～倉央嘉措的情詩作品在青藏高原間流傳甚廣。其中，以下面這首曾緘的漢譯本最為知名：

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六世達賴是佛教修行高僧的轉世者，他所寫的詩歌含義是「金剛道歌」而非情歌。詩歌裡之所以大量出現女性代詞，簡單的來說，有些詩歌裡的女性，指的是年長的，像母親般的，指的是倉央嘉措自己的上師。喇嘛就是尊稱自己的師父，

而在道歌中倉央嘉措尊者用的是另一種修辭手法。另一方面，參考當時的政治環境，是非常惡劣的。倉央嘉措的上師是桑結嘉措，也是當時的攝政，與當時的清朝皇帝，蒙古王公，以及西藏貴族，矛盾錯綜複雜。倉央嘉措或許只能用隱晦的手法寫的自己師父，在一些金剛道歌中，體現的還是比較明顯，有些道歌能看出來是密宗的觀想修行方式。

十五歲之前，他的生活就像陽光普照下的馬蹄蓮，清新而又純樸。雖然身量還未長成，但像所有的藏族男孩一樣，擁有綠油油的草甸子、江南般的煙雨朦朧、濡白的小羊，還有一個青梅竹馬的意中人。

風從哪兒吹來，風從家鄉吹來；少年時代的情侶，請風兒把她帶來。

他是幸運的，因為他不像其他的轉世靈童，五、六歲就已坐床成為活佛接受教育，使他得以留存那顆性靈之心，並使之吐芽，生發；但這也正是他的不幸。15年無拘束的少年時光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經書和修行。前後的巨大反差，那柔弱的少年之肩將如何承受呢？

更何況還有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其時，位高權重的第巴·桑結嘉措與朝廷冊封的蒙族汗王的藏蒙之間，以及蒙族人內部矛盾衝突日益白熱化，局勢動盪不安，一次政治大地震一觸即發。詩人從來不懂政治，倉央嘉措卻被迫參與其中。厭倦、失望，倉央嘉措彷徨無倚。心底的暗流需要一次大爆發。

1702年，20歲的倉央嘉措已經能夠分辨心靈的聲音了。傳聞曾為少年倉央嘉措落發授戒的五世班禪大師，五年後又該再次為之授比丘戒了。倉央嘉措依約去往日喀則扎什倫布寺，但是他瘦削的臉上，烏雲密布，神情決絕。班禪大師祈求勸導良久，倉央嘉措只是沉默以對，然後毅然起身、奔跑。沒有任何多餘的聲音，只有他的喘息聲，他的腳步聲，空曠的大廳裡回聲發出沉重的迴響。

他跪在大殿之外，給大師磕了三個頭，反反覆覆只有一句話：「違背上師之命，實在感愧」之後黯然離去。在後來的許多天裡倉央嘉措不僅拒受比丘戒，而且要求大師收回此前所受的出家戒和沙彌戒。他痛徹肺腑地泣曰：「若是不能交回以前所受出家戒及沙彌戒，我將面向扎什倫布寺而自殺。二者當中，請擇其一！」

但是世事從來難以盡如人意，人在歷史當中從來只是卑微如蟻，而無法自持。布衣白丁如斯，高貴如倉央嘉措亦如斯！倉央嘉措哀婉欲絕。他多麼渴望能夠再回到滾滾紅塵之中，嘗那愛情的酸甜苦辣，品那人世的悲歡離合，而不是一個旁觀者！聽著那熱鬧的人世之聲，倉央嘉措靜靜站立於空曠的藍天底下。陽光燦爛，那瘦削頹長的身軀投下長長的影子，孤獨、迷茫、清戚……

很多時候，生活不給我們選項。雖然我們苦苦徘徊，精細衡量著每一個取捨的得與失，事實卻是，命運之神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不管我們的腳步如何踟躕，不理我們的頻頻回首……

逃避吧，既然沒有選項，那麼不做題了。逃避這戒律森嚴的宗教儀軌，逃避這終日監護列如堵的佛陀、菩薩、法王……他年輕、蓬勃的心靈就像尋找著陽光的向日葵，要燦爛的陽光的撫慰。

住進布達拉宮，我是雪域最大的王，在拉薩的大街上流浪，我是世間最美的情郎

倉央嘉措的眼睛和心不屬於布達拉宮。在親隨喇嘛的幫助下，他換上普通的藏族服裝，戴上長長的假髮，逃離戒備森嚴的布達拉宮，來到充滿生命氣息的世俗人群中，尋找久違的愛情之光。

手寫瑤箋被雨淋，點劃模糊費思尋。縱然減卻書中字，難減情人一片心。

「假如真有來世，我願生生世世為人，只做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哪怕一生貧困清苦，浪跡天涯，只要能愛恨歌哭，只要能心遂所願。」在世俗的生活中，他啜著愛情的美酒歡歌：

在看得見的地方，我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見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心頭影事幻重重（修行打坐的初期，心思並不穩定，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
化作佳人絕代容（慢慢的觀想自己上師的容貌，就在自己頭頂上一肘處，這個觀想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基本上是以上師為主，即便是觀想佛菩薩，本體仍然是上師）

恰似東山山上月（通過上師的加持，心也安定下來了，佛菩薩上師的樣子，就像皎白的月亮從山上升起，光明、清淨）

輕輕走出最高峰（上師三寶，佛菩薩的形象慢慢的出現，加持所有的眾生升起慈悲心菩提心，眾生都得到解脫，安住在這個境界中修行）

愛，需要成全。錯誤的時間遇到正確的人只是圖增惆悵。就像梁詠琪在歌裡唱的那樣：「原來愛情這麼傷，比想像中還難。」無法成全的愛情，使人迷茫，讓人絕望。情憎倉央嘉措寫道：

第一不如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

第二不如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不如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初見，驚艷。驀然回首，曾經滄海，風再起，換了人間！」如此，不僅「人生若只如初見」，最好是「不如不相見」。比如他與她，一個高貴倨傲，一個秀雅無雙，可是絢麗的開始又怎樣，終是不奈注定了的宿命。所以，民國時代一個有名的情憎蘇殊曼作詩云：「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那身緇衣哪裡容得凡世女子的一縷青絲留存？

所謂「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李娜在《女人是老虎唱》一歌裡講了佛家弟子的愛情故事：雖然老和尚一再告誡女人是老虎，讓小和尚躲開她。但是不期然地，她已經闖到小和尚的心裡來了。這裡尤其有意味的是，李娜後來終於悟道出家了。可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倉央嘉措的愛也是由不期然而開始的：還記得那時初見，她啊，眼睛像酒水一樣清澈，星河一樣燦爛，月光一樣柔和；頭髮像烏檀木一樣油亮。她有一種極致的美，女人的美艷神靈的慈悲渾然一體，輕靈飄逸，風采非常。「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從此，他的相思比地角天涯還長。

在那東方山頂，升起了白白的月亮：年輕姑娘面容，再次浮現心間。

這是漫長的痛苦的愛情，聚少於散，喜遜於悲，但是情人間片刻的歡娛便抵得了無數黑夜裡孤月寒星的冷寂。所以電影《胭脂扣》中如花抵死也不喝那碗孟婆湯，

做了鬼也要找尋前世愛的約定。是的，愛情就該是滄海變桑田的執著，即使要用生命作印證也不吝惜。

然而多情總被雨打風吹去。兩情相悅又如何。誰能奈何這沉重的世俗之戒。雪地裡的一行腳印終於出賣了愛情。

黃昏去會情人，黎明大雪飛揚；你莫說瞞與不瞞，腳印已留雪上。

當一個人面對一個機構時，無論他的身份地位如何特殊，都注定了失敗，倉央嘉措也不能逃出此律。他卻只能眼爭爭地看著愛人變成一抔黃土。早晨，侍從看見腳印通到倉央嘉措的門口，還以為有刺客，推門進去卻只有倉央嘉措一個人睡在屋裡。侍從順著腳印走回去，卻到了她家門口。在種種冷酷的鐵齒輪中，愛情是如此地微不足道而又脆弱易碎，絞碎了，留不下一絲痕跡。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如同平淡生活的不斷重複。皇帝也罷、達賴也罷！千年前馬嵬坡下，唐明皇眼睜睜地看著愛人「宛轉蛾眉馬前死」，卻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和唐明皇楊玉環的悲劇到了倉央嘉措那裡，卻也只能是重複。一滴清淚從倉央嘉措的眼角溢出，滴落在絳紅的僧袍上，留下了一個深色的圓點。

但人生如戲。遊戲有規則，人生亦然。俗人眼裡，僧人就要青燈古卷相伴終生，本無關紅塵風月。所以，曾有一位僧人寫道：「春叫貓兒貓叫春，聽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這就是規則。如果一個正常的男人，他當然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慾望；但作為一個僧人，這卻是不清靜的行為。就算真的，也應該小心隱藏。聰慧如倉央嘉措，他如何不知，如何不曉？**看門的鬍子老狗，心比人還聰明；你不要告訴別人啊，我天黑出去，歸來已黎明。**

他化名唐桑汪波出現在街頭的酒肆中，與青年男女玩耍歡樂，全心全意地享受難得的歡娛。愛情的悲喜潤澤著他那顆已是傷痕纍纍的心。在愛情的海洋裡，他的靈魂開始舒展，生命之花呈現最艷麗的色彩。在愛情中，他神魂顛倒；唱著愛的歌謠，他能讓所有的人與他同撥心弦：

初三新月彎彎，清輝灑滿人間；請你答應我吧，心比十五還圓。

愛情這杯香醇的美酒如何能夠真正解脫那顆矛盾重重的心呢？「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蘇曼殊如是說。一邊是信仰，一邊是愛情；一邊是戒律森森，一邊是玫瑰愛侶。千千結於心，如何取捨才能成全？

自慚多情污梵行，入山又恐誤傾城。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歡樂總是短暫的，尤其是對於倉央嘉措這樣一個詩心盎然的靈魂。身份與自我的矛盾不僅內化為心靈的煎熬，更有外在的不成全。雖然他與她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執子之手，生死契闊」，但也未曾料竟是生死相隔。愛人的死並不是悲劇的高潮，更大的厄運正走在倉央嘉措的人生旅途中：

進入十八世紀，第巴·桑結嘉措與和碩特蒙古汗王之間的權利鬥爭嚴重激化，並釀成公開的武裝衝突。公元1705年，第巴·桑結嘉措兵敗被殺。取得勝利的和碩特蒙古拉藏汗召集拉薩各大寺廟的活佛對倉央嘉措進行宗教審判，指斥倉央嘉措「不守清規」，「非真達賴」，要求將其廢黜。倉央嘉措對愛情的淺吟低唱成

了他們羅織罪名的最好證據。「迷失菩提」怎奈何得了大權在握的拉藏汗。在拉藏汗上奏朝廷，並以其優美愛情詩為罪證之後，康熙皇帝遣使赴拉薩，要求將倉央嘉措「詔執獻京師」。倉央嘉措押解北上的消息傳出後，拉薩的僧眾一片嘩然。1706年秋，倉央嘉措一行來到青海湖附近。遼闊的草原象鋪上了一層碧綠的絨毯，各種野花五彩繽紛，將綠色的絨毯點綴得如錦似緞；湖水浩浩飄渺，潔淨無際，萬籟無聲，沉寂無語；湖面坦蕩澄澈，清淨超雅，明亮安詳。今天，我們不知道倉央嘉措對此景曾有過何等樣的大徹大悟。只知，在這青海湖邊，倉央嘉措似飛鴻踏雪泥，了無蹤跡可尋。但我想，那一刻他的心一定曾為他的愛人，他的詩心，充滿著優郁，因為他的最後一首詩寫的就是：

潔白的仙鶴啊，請把雙翅借我；不用飛得太遠，轉到裡塘就回。

在恬靜明婉的月光下，倉央嘉措就乘鶴飛出走了。月亮西沉，世界歸於寂寥。仙鶴拍打著翅膀，水花四濺。據說正是由於這首詩的暗示，人們去到詩中所說的理塘，找到了他的轉世靈童，也就是之後的七世達賴格桑嘉措。

倉央嘉措其詩其人其愛，可化高山之積雪，可回大地之春光。他的詩句如此鮮活，鮮活到幾百年之後，我們依然能夠觸摸到他生命的熱度。所以，儘管布達拉宮拒絕承認倉央嘉措，但是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故事，卻一代代傳下了下來。藏族民歌唱道：

喇嘛倉央嘉措，別怪他風流浪蕩，他所追尋的，和我們沒有兩樣

倉央嘉措，情人？詩人？活佛？其實，他可以是任何人。他的一生，雲卷雲舒，收發隨心，純淨透明，了如天地萬物精靈。就如他的詩，可以替代人世間最美好的情；可以揚起生命最深處的愛：

那一天，閉目在經殿的香霧中，驀然聽見你誦經的真言。

那一月，我轉動所有的轉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我轉山轉水轉佛塔呀，不為修來世只為在途中與你相遇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藏文意為梵音之海），是門巴族的法王和西藏詩人。其樸實無華、處處流露真性情的情詩，在西藏民間廣為傳誦，後經翻譯為漢語、英語等語文，流傳於世。又稱「風流達賴」，其傳奇和悲劇性的一生，是西藏歷史上爭議最多的活佛。

由於清康熙皇帝不察西藏內情，以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酗酒好色，不守佛門清規戒律，而免其職。為免西藏政教紛擾於民，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自出受縛，於西元1706年，為清兵押解至北京，客死途中。留下詩篇66首，過世時，年僅24歲。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去世至今三百年，透過其所流傳的詩歌，後人並未忘情這位多情法王。「從布達拉山頂上，聖心所化光輝照四方，我身化作一賢者，到藏地的北方再北方，為度無怙蒼生離孽障。」

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其所作的詩歌，已為世人傳頌了300多年，有人以《逆風而行的勇者》來詮釋他悽苦華燦的一生，實在亦頗貼切！